

时庄遗址：穿越四千年的粮仓

张广起

“种田园粮”，是刻进国人骨血里的记忆。那是对丰饶的不懈追求，是农耕文明代代相传的印记。这份执念，究竟在华夏大地上延续了多久？答案，藏在四千年前的黄土之下，也映在当下丰收的田野里。

金秋时节，淮阳区四通镇时庄村的农田里，目之所及尽是沉甸甸的金黄。收割机的轰鸣与农人的笑语交织回荡，晒场上的新收玉米在秋阳下泛着琥珀色柔光，空气中弥漫着秋作物特有的醇香。田间地头，人们弯腰忙碌，采收着今岁大地的馈赠。

村南头，一片蓝色彩钢棚下，便是距今约四千年的粮仓城遗址。作为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粮仓城遗址，时庄遗址入选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。这片遗址总面积约10万平方米，涵盖龙山末期至夏代早期、东周、汉唐等多个时期的遗存，核心仓储区域则是一方约5600平方米的人工垫筑台地。驻于此，眼前经精细揭露的考古现场肃穆沉寂，与不远处的丰收喧嚣形成跨越千年的呼应。28处遗迹静默陈列，环绕着坍塌的屋基，外围则环绕两圈夯土墙。这些遗迹形制独特：地基高筑，外层抹泥如披防潮蓑衣；下方铺设隔水层与绝水层，考古人员还在此发现排水沟、土坯立柱等遗迹，底部更铺垫着早已炭化的芦苇类植物编织物。这套先进的储粮工艺，完美诠释了先民“藏粮于技”的智慧。更值得关注的是，在这片台地周边150平方公里范围内，还分布着至少15处同时期聚落，它们大致呈散点状分布，共同构成庞大的区域性聚落群，为这座单一功能的仓城提供了坚实支撑。

这处珍贵遗址的重见天日，源于一份细致的文物保护自觉。2019年春，淮阳区四通镇时庄村一家秸秆生态能源开发公司即将动工，河南省人大代表、时庄村党支部书记时兴荣主动向文物部门报告，请求先期勘探。他说，淮阳历史悠久，文化底蕴深厚，地下文物分布情况难以预判，动工前请先请文物部门开展勘探，才能避免施工损毁古墓等珍贵文物。正是这份审慎，让这座千年粮仓免遭破坏。考古人员通过钻探初步判定此处为文物遗址，随着发掘深入，经碳14测年确认，该遗迹距今3750年至4000年，属夏代早期——这一时期恰对应文献记载中“太康失国”至“少康中兴”，为夏文化考古研究提供了关键线索。对出土植物样本的分析显示，遗存均为粟和黍（即小米与黄米），土壤中还检测出发化的粟黍种子，一切不言自明：这里曾是专为囤积粮



淮阳四通镇时庄粮仓遗址 刘俊涛/摄

食而建的仓城。时兴荣的讲述，为这份考古发现增添了几分人文温度。

我的思绪飘回四千年前的夏代早期。这座寂静土台，当年该是何等熙攘？农人赤膊呼喝，将金黄的粟黍扛上高台，填入以芦苇为衬的仓廩——考古复原的粮仓主体为土坯砌成的圆柱形，顶部覆以伞状茅草，不仅设有防水防潮层，还预留了通风口，且当时贮存的是小米、黄米的稻穗，而非谷物颗粒。空气中弥漫着谷物曝晒后的暖香，混杂着泥土与草叶的清新。记账者或许正以简陋刻痕，记录收成的丰俭。遗址内极少发现灰坑、陶窑、墓葬等其他类型遗迹，恰恰暗示此地并非普通聚落，而是功能纯粹的“仓城”——远古的“天下粮仓”。作为龙山末期中原地区新出现的小型专门化聚落，它区别于普通城址与一般聚落，是一种崭新的聚落形态。同类性质的遗迹虽在杞县鹿台岗、偃师二里头、偃师商城等地有发现，但唯有此处年代最早、分布最集中、功能与结构也最为清晰。

这一发现，令人心魂悸动。原来，“仓廩”二字早已深植先民心中。甲骨文“仓”字，正是地下窖穴覆以锥顶的形制，兼具防雨、防风、防沙功能。时庄这28座沉默的粮仓，将文字记载转化为实物实证。它们无声诉说：早在文明肇始之际，先民便已深谙“藏粮于技”的智慧，为民族生息筑牢了最坚实的根基。这也印证了四千年前的夏代先民，已在周口淮阳这片古老土地上创造了辉煌的农业成就，孕

育了繁荣的农耕文明。更重要的是，这座仓城的规划性与专一性，证明夏代早期已形成较为完整的粮食收储与管理制度，为研究中原地区早期国家的粮食储备、统一管理乃至可能存在的贡献制度提供了绝佳实物资料，助力我们重新审视早期夏王朝的社会组织结构与国家治理水平。其方形夯土围垣式布局，还可与登封王城岗小城、二里头“九宫格”式布局相参照，为夏王朝考古研究补上关键一环。

从这处夏代源头出发，一条粮仓脉络在历史长河中绵延不绝。史册所载，秦末敖仓是楚汉争霸的必争命脉；官渡之战中，曹操夜袭乌巢，一把火奠定三分天下之势；隋末黎阳仓、回洛仓开仓赈饥，凝聚起民心所向。考古发现中，偃师商城的囤仓、汉代陶仓楼、隋唐含嘉仓的宏大遗址……无不印证着“仓廩实而知礼节”的古训。粮食，始终是这片土地上最根本的生存根基。

如今，我脚下的周口大地依旧丰饶。四千年后，“藏粮于技”的方式虽已迭代，但作为传统农区的周口，“中原粮仓”的定位从未改变。一组数据印证着这份坚守：周口市粮食产量连年稳定在180亿斤以上，即便是遭遇严重汛情的2021年，粮食总产仍达184.74亿斤，稳居全省前列，是名副其实的“中原粮仓”。四千年前，先民在此筑仓储粮；四千年后，这里仍是国家重要的粮食主产区。历史与现实在此交相辉映，守粮护粮的初心在岁月传承中一脉相承。

古老的粮仓早已化作历史符号与文化载体：黎阳仓旁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圆仓已成为游人寻访的景点；北京南新仓的皇殿，蜕变为雅趣盎然的文化街区。这座四千年的时庄遗址，想必也将循着这般轨迹，把深植民族血脉的“种田魂”，酿成滋养今人心灵的精神甘泉。

时庄粮仓遗址在夕照中静默如初，虽未发一语，却道尽千年沧桑。穿越四千年而来的，不只是一座粮仓遗迹，更是一个民族生于泥土、忠于粮食的不灭魂脉。回望四千年岁月长河，华夏民族的农业生产成就举世瞩目；数千年来，种粮与藏粮的方式虽历经巨变，但守粮护粮的初心从未改变。这份初心，历经千年未曾褪色；这份对丰饶的执着，早已融入民族血脉。一代代“守粮人”接续守护、传承，让古老的“中原粮仓”在新时代依旧焕发生机，也让这份源于黄土的文明基因，永远滋养着华夏儿女的心灵，绵延不息。

（作者单位：周口市委宣传部的）

本与石碑，试图解读这些文字的含义，经过数代学者的不懈努力，玛雅象形文字已得到部分破译，目前所解读的内容多涉及历法、历史事件和城邦名称等方面，为理解玛雅王朝的历史、天文历法及宗教仪式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线索。

“我们终将归于尘土，我们的使命已经完成，我们的时间就此终结。那时，请记住我们，不要将我们从你们的记忆中抹去，不要忘了我们。”这段选自玛雅创世神话《波波尔·乌》的文字，承载着对于这段尘封历史的祭奠与怀念。文明互鉴是当下文化交流的时代主题，此次展览意在突出文明从不是孤立存在的，而是在碰撞与交融中，不断照亮前行的方向。正如中美洲的玉米滋养了世界，东方的丝绸与瓷器也连接起跨洋的对话，中华文明和玛雅文明，在历经千年后，依然有着深层的共鸣，文明的真谛跨越时空迎来了交融与新生。

（作者单位：河北博物院）



石磨盘和磨棒
古典晚期(600年—900年)
玄武岩
墨西哥国家人类学博物馆藏



象形文字石板
古典晚期(600年—900年)
石
安帕罗博物馆藏

（上接5版） 厚生息：农耕文明的渊源与命脉

古代玛雅人在今天的墨西哥东南部、危地马拉、洪都拉斯一带定居，从事农业生产（主要是玉米种植），建立起早期村落。玛雅的创世神话《波波尔·乌》中，神灵先后用泥土、木头创造人类，但均失败，最终用玉米造人成功，奠定了玛雅人与农业、自然的神圣联系，玉米由此被视为生命的象征，并与太阳、时间和繁殖力紧密相连。

玉米神——尤姆·卡克斯是玛雅农业社会的核心神祇，代表了生命、死亡与重生。他被描绘成一位英俊的年轻男性，头部长而高，像一株成熟的玉米穗，以其兼具雄雌特质的美貌、华丽的珠宝饰物与卓越的舞姿而闻名，象征着美丽、青春与丰饶。在神话叙事中，玉米神的生死循环与农业周期紧密对应。他还是玛雅王室经常模仿的神灵，国王常被塑造成玉米神的化身，以强调其维持宇宙秩序和生命繁衍的能力。这件人形玉面具，由象征海洋与冥界之水的玉石制成，微微张开的嘴代表通往冥界洞穴的入口；面颊两侧的花型耳饰寓意生命的气息；顶部的拱形装饰则代表神圣山脉，中间萌发出的两片玉米幼苗，则象征着统治者于冥界战胜死亡之神后，将如玉米神一般获得重生。

玛雅贵族还会通过身体改造来使自己更加接近玉米神的形象。约90%的古典期婴儿会接受颅骨塑形，通过木架和绑带将头部压成玉米神的形状，而玉米神的生命循环（出生、死亡、重生）直接模仿了玉米的种植、收割和再生长过程，象征着玛雅人对生命轮回的信仰。

玛雅人自称“玉米的儿女”，玉米是他们最重要的主食，展览中展示的一组石磨盘展现了玛雅农耕文明的发展水平。他们通常

会将干玉米粒浸泡在石灰水中以软化并脱皮，随后加热煮熟，再使用石磨盘和磨棒将碱化后的玉米粒研磨成粉，最后与玉米揉和成玉米面团。石磨盘与磨棒不仅是制作玉米食物的必备工具，同时也是重要的祭祀器具。玛雅人以玉米种植为核心，建立了高度集约的农业体系，为城邦的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文脉绵延：文字社会的成熟与秩序

通过记录和预测太阳、月亮及金星的运行轨迹，玛雅人推演出科学严密的历法体系，并创造了精妙的象形文字。玛雅历法注重时间的循环性，强调周期性的宇宙更迭，发展出两套并行历法：260天的卓尔金历（宗教历）和365天的哈布历（太阳历），这两套历法每52年重合一次，形成一个完整周期。玛雅人将天象与人间事务相联系，以此安排宗教庆典与政治决策，指导农业播种与收获时节，使生活与天地节律共鸣。在危地马拉苏尔顿遗址的房屋墙壁上，考古学家发现了由玛雅天文学家绘制的天体历法计算表，印证了古代玛雅人曾修建过专门用于天文观测的高台建筑，凭借观测技术追踪日月及行星的升降轨迹，结合地平线上的自然坐标，通过重复出现的点位精确测算天体运行规律。

玛雅象形文字的造型源于自然万物，鸟羽、兽首以及人体部位均被提炼为文字的基本元素。受奥尔梅克文化符号的启发，玛雅人在公元前5世纪创造了一套兼具表意与音节功能的象形文字体系。其中，表意符号承载完整词义，音节符号则标示特定发音。这套文字在古典时期趋于成熟，成为玛雅各城邦通用的书写系统，推动了知识的持续积累与代代传承。但由于遗存的史料甚少，玛雅象形文字的破译成为一项艰苦卓绝的工作，自18世纪起，学者便开始研究玛雅手抄



美洲豹型旗座
后古典时期(900年—1521年)
玄武岩
墨西哥国家人类学博物馆藏



“冥界太阳美洲豹”香炉架
古典晚期(600年—900年)
陶
墨西哥国家人类学博物馆藏



人形玉面具(复制品)
玉石
墨西哥国家文物局
(坎佩切中心)藏

寿镜吾（1849—1930）是鲁迅的启蒙老师，三味书屋的主人。有关他的墓地位置一直未能确定。

一年前，我读到已故绍兴鲁迅纪念馆原副馆长、地方文史专家张能耿先生的《鲁迅亲友寻访录》中有记述：“寿镜吾死后葬上灶乡旗峰裘家岭的半山上，墓前立有石碑”。便开始实地探访。

—— 三上裘家岭

2024年5月11日，我第一次到裘家岭。这里山峦叠翠，群峰逶迤，鸟语花香，宛如一幅生机勃勃的绿色画卷。

上灶乡旗峰裘家岭现属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平水镇四丰村。据《浙江通志·越文化专志》载，这里曾是越国都城之前“无余旧都”“嵯岈大城”，至今尚存古城门、点将台、跑马场、越国贵族墓群等遗址。因点将台北面的大山像一面挥动的大旗，故称“旗峰山”。

由于不知确切位置，我先从一座当地人叫长泥山的山脚攀登，雨后的山路泥泞遍布，沿途除发现几座零星的裘姓墓室外，再往上无路可走，只得折返。

下山后，我从村民处要到了村委书记裘庚夫的电话。听说在找鲁迅恩师的坟，他当即表示支持并提醒我：“老寿的坟，年轻人不太会晓得，等天气好点时找几个年纪大些的村民，陪你一起上山。”

二

5月14日，我早早来到裘家岭。村里派了裘五三和裘长海两位村民同行。80岁的裘五三，手提柴刀，步履稳健；裘长海71岁，精气神足。一见面，裘五三就聊起裘家岭分起亚半山上有支寿家大石坟，“做得非常考究，一看就是有来头的大户人家，不是那种小老百姓的坟，被盜那年寿家还有人来过，听我爷爷说盗到半夜里。”

分起亚是旗峰裘家岭的分脉，山不大。沿着山脚一条水泥路蜿蜒而上，两边全是茂密的竹林和野树。“就从这里进吧。”没多久，裘五三在一个林口停了下来，用柴刀劈开一条野路，领大伙钻进密不透风的山林。“小时候放牛，累了就到好的堆旁坐下歇歇。寿家坟在本地算是最好的。这条路除了拗笋的人平时没有人行走的。”裘五三边走边说。两位师傅一前一后夹着我披荆斩棘。

“到了！”在半山腰，一座双穴大坟惊现眼前。坟首朝东南，三面环山，形若簸箕。坟堆正面封土大半已经剥落，坟基周围垒起的一块块大青石清晰可辨，两个石坑裸露在天穹下。四周长着一人多高的野竹，草坟的左侧紧挨着一棵高大粗壮的连香树。据说这种树会开花，属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。坟前有棵数米高的红枫，树身缠着手臂粗的野藤。没有墓碑，地上也没有方整的石板。现场最多的要数大小小长满青苔的石头，有的叠放在坟前外围的坡上，有的散落在上坡途中的草丛里，有的石与石之间相互咬合。坟前大道地和石级路的轮廓还能识别出来。从石质看，是当地的东湖石。

寻遍坟地四周，没有发现有文字记录的墓碑。在附近山坡上先是发现了刻有大半个“神”字的残碑（阳刻）和刻有残存字体的破碑，再是发现了一块上面刻有一圈花纹和字符的残碑，埋在不远处山坡上一个完整的“寿界”界碑（阴刻）及几座界碑残碑，还有一些表面有斧凿痕迹的石板。

神碑又叫后土碑，祀山神用，一般立在墓侧。界碑有东南西北四块，相当于四至，坟地买下后就埋在周围。那块刻有花纹和字符的残碑，应是墓碑部分残体，上有阴刻文字的笔画，但无法完整辨认。

裘五三凭记忆画了张他小时候见过的这支坟的草图：墓的外围是用石头围起来的“双联”，墓前是横碑，两边是对称的石鼓、石狮，石鼓上面有花纹，侧立神碑，横碑前是石贡桌，还有开阔的道地，铺满大石板。

可以肯定的是，这是寿家一处规模不小的墓地。有“寿界”界碑，说明这块地是寿家花钱买过的。

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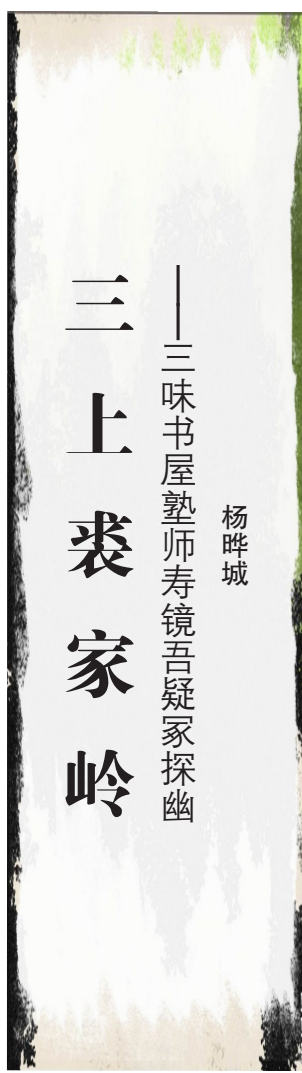
为发现更有价值的线索，次日上午，我再次联系村委，商定后还是请两位裘师傅携工具上山。意外在坟前淤泥中发现两块残字碑，拼在一起竟是一个完整的“神”字。

我们对现场一作了丈量。目测墓高约3米，从山脚到墓穴约150米，位置就在半山，坟道地面积约50平方米。这样的墓制规格，确是“做得非常考究”了。而要做这么大的坟，须提前几年筹备，这也佐证了当时寿家的实力。

按寿镜吾继配徐氏1915年过世算，寿坟应在之前修毕，其子寿洙邻考中朝元后1913年调任山东省盐运使，后改任北洋政府平政院首席书记官，1919年兼任国民外交协会干事，正是“当官在最高位上”。

就在我苦于墓碑没有找全时，一通电话又使事情出现转机。来电

本版责编：何 薇 王龙霄 甘婷婷



三上裘家岭
——
三味书屋塾师寿镜吾疑冢探幽
杨晔城

片，裘金富说：“就是他！”裘金富介绍，当时做坟，先请风水先生踏看，然后找山的主人，讲妥价钱，所需山地东西归主。“因老房子早年失火，坟契一类的旧东西已经没有了”。这些情况，我在蒋素娥处得到了证实。

听蒋素娥介绍寿积明到裘家岭时有多位村民在场，我又辗转找到现年81岁的裘月琴，她的回忆和蒋素娥讲的基本一致。翻出寿积明照片请她指认，她说：“就这样的相貌，不会错的。”

四

裘家岭上有座寿家大坟是不是寿师冢？我无法回答，只能在村民和寿氏在绍友中不断走访，核实寿坟墓制葬式、寿坟坟亲流变、寿坟周边贺墓以及寿师葬于阮港的传闻等诸多情况，交叉互证中寻找最近的答案，以解开心中的疑案。

88岁的吴香珍老人是寿坟最早的坟亲。据她介绍，当时有75亩山地，太爷家家的，“山两面都是我家的，后来分给了裘金富家，当时绍兴城里人死后埋葬在咱乡下”“寿家坟前有个‘高炮台’”。从吴香珍、王阿招、蒋素娥三代坟亲的口述中，我理清了寿家大石坟的来龙去脉。

关于寿坟在兰亭阮港说。我先到阮港桃源里老人较为集中的村医室做了个现场调查，再上门访问92岁的茹阿金老人，他们均表示从没见过也没听说过当地有寿家大坟。几天后又赶到市区某养老院，寻访寿镜吾曾孙女寿纪钟。据她介绍，当时阮港有个绍漓铁路要造，她去迁过父母的坟，但不是寿镜吾的坟。寿纪钟的父母寿绩棣和周迪先后于1945年、1952年过世，20世纪60年代绍兴漓渚铁矿因运输需要投建绍漓铁路。由此可见，寿纪钟去迁的应该是寿绩棣和周迪夫妇的合葬墓，而不是寿镜吾的寿家大坟。传闻寿坟在兰亭阮港，推测是有人把当地鲁迅的祖坟当成了寿镜吾的。

通过寿氏亲友还联系到寿镜吾另一位曾孙女、现年97岁的寿纪瑜女士。据她回忆，先祖的坟在山上，她6岁时（1933年）随祖母回家，全家人曾去上坟。记得坐乌篷船走了好久，上山后看到坟前有一个石桌，上面摆供品。

听寿氏亲友们讲，寿镜吾去世时丧事很隆重，院里所有地方都用白幢罩上，坟修得很考究，但坟里没有值钱的东西。因为寿镜吾老先生是个非常古板的人，也不好钱财。

关于张能耿的寿镜吾墓址说。我特意请教绍兴鲁迅纪念馆原馆长裘士雄先生，据她证实，当初绍兴侨办联系寿积明这批统战对象，并提供线索给纪念馆，张能耿到现场调查核实后记录成书。资料显示，寿积明是民革绍兴支部的创始党员，做过三届、四届副主席。

幽荡山水间，凝存后来人。2024年8月30日，我在裘云亭的陪同下再次登上裘家岭。95岁的裘云亭是四丰村的最长者。站在寿家石阶上，他手指前方不远处，脱口而出：“那就是‘高炮台’的位置。”

恍惚间，耳边又响起“铁如意，指挥倜傥，一坐皆惊呢……”的吟唱声；模糊处，一袭长衫，随风飘逸，慢慢淡入这群山中……

话的是村民蒋素娥，她开口就问：“寿家是否有人做过行长？”原来81岁的蒋素娥是现任寿家大坟所在山头的业主，听说村里在议论寿家大坟的事，就想起一件往事。那是寿坟被盜不久，时间大致在1967年前后，寿行长一早独自来找坟亲王阿招评理，当时她就在现场。“我听寿行长生气地讲‘年年管坟钯都拔依咯，怎么还没看牢？’又说‘诺，忙了半夜里没啥花头吧’。我听王阿招辩解说自己是女流之辈，老公也没了，山地又归集体，也没办法去管了。后来寿行长就慢慢走了。我现在还记得伊很生气的样子。”蒋素娥说。

寿行长就是寿镜吾的长孙、曾任绍兴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寿积明，代表寿家管理寿家台门房产。解放初期，又代表寿家将三味书屋捐赠给了政府，1968年去世。

得知这一情况，我通过村委联系到坟亲王阿招儿子、现年78岁的裘金富老人。裘金富当过村支书，20世纪60年代曾两次到过三味书屋寿家台门，“家里要我去的，大概在十七八岁时，一般清明前，告诉对方坟头的情况。寿行长有点瘦长，也很客气，又泡茶又给糖果，临走时给我一块钱，比较正统。”裘金富回忆道。我请他指认随带的60年代寿积明的照片，裘金富说：“就是他！”裘金富介绍，当时做坟，先请风水先生踏看，然后找山的主人，讲妥价钱，所需山地东西归主。“因老房子早年失火，坟契一类的旧东西已经没有了”。这些情况，我在蒋素娥处得到了证实。

听蒋素娥介绍寿积明到裘家岭时有多位村民在场，我又辗转找到现年81岁的裘月琴，她的回忆和蒋素娥讲的基本一致。翻出寿积明照片请她指认，她说：“就这样的相貌，不会错的。”

四

裘家岭上有座寿家大坟是不是寿师冢？我无法回答，只能在村民和寿氏在绍友中不断走访，核实寿坟墓制葬式、寿坟坟亲流变、寿坟周边贺墓以及寿师葬于阮港的传闻等诸多情况，交叉互证中寻找最近的答案，以解开心中的疑案。

88岁的吴香珍老人是寿坟最早的坟亲。据她介绍，当时有75亩山地，太爷家家的，“山两面都是我家的，后来分给了裘金富家，当时绍兴城里人死后埋葬在咱乡下”“寿家坟前有个‘高炮台’”。从吴香珍、王阿招、蒋素娥三代坟亲的口述中，我理清了寿家大石坟的来龙去脉。

关于寿坟在兰亭阮港说。我先到阮港桃源里老人较为集中的村医室做了个现场调查，再上门访问92岁的茹阿金老人，他们均表示从没见过也没听说过当地有寿家大坟。几天后又赶到市区某养老院，寻访寿镜吾曾孙女寿纪钟。据她介绍，当时阮港有个绍漓铁路要造，她去迁过父母的坟，但不是寿镜吾的坟。寿纪钟的父母寿绩棣和周迪先后于1945年、1952年过世，20世纪60年代绍兴漓渚铁矿因运输需要投建绍漓铁路。由此可见，寿纪钟去迁的应该是寿绩棣和周迪夫妇的合葬墓，而不是寿镜吾的寿家大坟。传闻寿坟在兰亭阮港，推测是有人把当地鲁迅的祖坟当成了寿镜吾的。

通过寿氏亲友还联系到寿镜吾另一位曾孙女、现年97岁的寿纪瑜女士。据她回忆，先祖的坟在山上，她6岁时（1933年）随祖母回家，全家人曾去上坟。记得坐乌篷船走了好久，上山后看到坟前有一个石桌，上面摆供品。

听寿氏亲友们讲，寿镜吾去世时丧事很隆重，院里所有地方都用白幢罩上，坟修得很考究，但坟里没有值钱的东西。因为寿镜吾老先生是个非常古板的人，也不好钱财。

关于张能耿的寿镜吾墓址说。我特意请教绍兴鲁迅纪念馆原馆长裘士雄先生，据她证实，当初绍兴侨办联系寿积明这批统战对象，并提供线索给纪念馆，张能耿到现场调查核实后记录成书。资料显示，寿积明是民革绍兴支部的创始党员，做过三届、四届副主席。

幽荡山水间，凝存后来人。2024年8月30日，我在裘云亭的陪同下再次登上裘家岭。95岁的裘云亭是四丰村的最长者。站在寿家石阶上，他手指前方不远处，脱口而出：“那就是‘高炮台’的位置。”

恍惚间，耳边又响起“铁如意，指挥倜傥，一坐皆惊呢……”的吟唱声；模糊处，一袭长衫，随风飘逸，慢慢淡入这群山中……

（作者单位：绍兴鲁迅纪念馆）

MicroWise system 元 智 系 统	应用场景： 博物馆、遗址区、考古发掘现场、图书馆、档案馆、革命纪念馆、旅游景区……
智慧保护：	环境调控、环境监测、本体监测、仓储设施、文物展柜、文物运输监测、文保修复实验室装备……
智慧管理：	藏品管理、资产管理、人员管理、客流监测、数字资源管理……
智慧服务：	数字化采集、数字化展陈、智慧导览、展柜换气率评测服务、熏蒸消杀服务、咨询服务……
 官方微信	 官方网站
西安元智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MicroWise System Co., Ltd. 联系人：张磊13572270596 手机：029-88346362 邮箱：info@microwise-system.com 网址：www.microwise-system.com	